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一　文史通義內篇一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旣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已之心思離事物而

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

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

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鑄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

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幷名易易不可附

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郎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郎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

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典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

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

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

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怳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搆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搆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搆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搆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搆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

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即人心營構之

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先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憒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愼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

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

葢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

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

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

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

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

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

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

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

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眞矣僞亂眞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閒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

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

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

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删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倣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

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

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醕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慨信玉藻記

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
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
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
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尙書
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
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
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
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
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
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
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

雜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例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

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牓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

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

論曉暢情辭概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尙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尙書也即尙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尙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

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

嘉業堂刊

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

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譏古人之變通亦知
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
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
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
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
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
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
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
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尙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繫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尙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

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尙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

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

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狥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晩近之史官豈不懸絶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

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尚書爲史文之別具加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尚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做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

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詁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

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

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

嘉業堂刊

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

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

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

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

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讐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

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爲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　實非有

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尙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尙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

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讐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

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

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文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蓍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黄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

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

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

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

二篇矣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為良人問十二紀是入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為賦序前人之

嘉業堂刊

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郎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

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

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禮教

經禮之學開端先辨經曲經曲之義未明是出入不由戶也而學者往往昧之

中庸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劉向以三百爲官禮所謂經也三千爲儀禮所謂曲也其說蓋得之矣鄭康成乃以三百爲儀禮三千爲禮文無論三千三百名數難以强索且大禮與天地同節惟建官立典經緯天人庶

足稱禮之實容儀度數不過一官之長何足當之古人所謂儀也非禮也

經曲之說朱子從鄭而不從劉然注論語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則禮之不僅於威儀也亦可見矣蓋非盡人官物曲之精微豈足以稱天理節文之義孔子曰吾學周禮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禮之所包廣矣官典其大綱也

或曰周公作官禮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鑒於夏殷而折衷於時之所宜蓋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鑒唐虞唐虞之鑒羲農黃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於天也孔子曰吾學周禮學於天

也非僅尊周制而私周公也

帝典之命羲和咨九官蓋六典之權輿然必別有籍矣而禮特九官之一耳而在周官則三禮又五禮之一也前後詳略不同如此可以想鑒夏鑒殷之所自矣

漢藝文志官儀二禮與禮家諸記合爲一種後世三禮所由名也其實諸記多爲儀禮而傳周官者非專門之學卽無成書名爲三禮實二禮也二禮同傳而儒者拘於威儀之說遂異經禮三百而歸之儀禮反若官典爲禮家之贅疣而先王制作之原與道出於天之義微矣今之三禮乃官儀二禮合小戴記耳此乃學校所須其實當合大戴爲四禮也正以內外四傳（三傳加周語）猶可想

見春秋之意而禮之不盡官儀二經也學者所當知也近人致功於三禮約有五端溯源流也明類例也綜名數也考同異也搜遺逸也此皆學者應有之事不可廢也然以此爲極則而不求古人之大體以自廣其心此宋人所譏爲玩物喪志不得謂宋人之苛也

諸城王君森文積學士也治三禮多年視世之所謂五端致力無不及也而有見於五端之不足以盡此禮也以書來商其進步意謂六藝莫精覈於禮而莫變動於易令質於禮而求通於易可乎噫王君用心如此可畏敬也雖然未敢決也

君子學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見爲學者擴而高之

見爲淺者鑿而深之見爲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爲道也王君果有見於禮之必進於易歟精思奧義發前人之未發可也苟疑其然而未見其必然則姑存其說以待他日參驗可耳有心求之擴高鑿深之弊出矣

以官禮之制言之三法掌於周官太卜是易本春官之典守故韓子見易象而以爲周禮在魯也說詳易教篇若求禮於易則大傳所云天尊地卑十數語約略足以盡之先儒演爲易例則如陰陽剛柔貴賤時位得失貞吝之類一如春秋發凡大抵易之抑陰扶陽與春秋之防微杜漸皆以經禮爲折中也

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來夫名物制度繁文縟節考訂

精詳記誦博洽此藏往之學也好學敏求心知其意神明變化開發前蘊此知來之學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來治禮之盡於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禮而折中後世之制度斷以今之所宜則經濟人倫皆從此出其爲知來功莫大也學者不得具全求其資之近而力能勉者斯可矣

宋制試士多重策論故宋人所備策括諸書多有可觀其最佳者幾如者述若章氏考索馬氏通考之類皆有補於後學然終不免爲策括者以其無心得而但知比類以求備也故藏往之學欲其博知來之學欲其精眞能知來者所操甚約而所及者甚廣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神而明之存於其人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人皆戛戛我獨有餘不可强也

禮家講求於纂輯比類大抵於六典五儀之原多未詳析總緣悞識以儀爲禮耳夫制度屬官而容儀屬曲皆禮也然容儀自是專門而制度兼該萬有舍六典而拘五儀恐五儀之難包括也雖六典所包甚廣不妨闕所不知而五儀終不可以爲經禮之全綜典之書自宜識體要也

近日金匱秦尙書蕙田纂輯五禮通考旣以五儀爲綱而於天文地理官制三門顯然關制度者皆强歸之於嘉禮蓋以朝覲會同於五儀爲嘉禮耳遂以天文地理

官制謂出朝典也不知一代章程何條不出朝典雖司馬軍政司寇比讞亦朝典也皆稱嘉禮可乎夫天文春官保章氏職也地理夏官職方氏職也官制天官太宰氏職也三百六十之官體大物博學者不能悉究不務求備也但於典故官守不可昧所自也

史家書志之原本於官禮史記天官平準等書猶以官職名篇惜他篇未盡然也班氏不知此意改爲天文食貨告朔廢而並去餼羊矣嗣是而後書志勢於亂麻皆數典而忘其祖焉然班氏雖失遷意而其志藝文也猶沿向歆七略之舊於羣書部目之後必條別其淵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猶不忘周官之舊法也夫一朝制度

經緯天人莫不具於載籍守於官司故建官制典決非私意可以創造歷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淵源溯而上之可見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謂道之大源出於天也文字不隸於官守制度不原於載籍是謂無本之學夫子所謂不知而作是也噫吾見不知而作者蓋紛紛矣

或問天下之書皆官禮則經分爲六略分爲七子別九流術標七種何不悉統於官禮乎史家書志但合職官禮儀爲一志可矣何必更分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諸篇目答曰類別區分正所謂禮也且如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太史亦掌邦之六典宗伯亦掌邦之六典同一掌邦

之六典而各有職事之輕重詳略乃見一本萬殊而萬殊一本之妙也史家書志自當以一代人官爲綱領矣而官守所隸巨細無遺勢難盡著則擇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禮樂兵刑略如八書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繫以表淵源而文則舉其梗概務使典雅可誦而於名物器數無須屑屑求詳聽其自具於專門掌故之書始可爲得官禮之意而明於古人之大體者也後史昧淵源而詳名數典雅不如班馬之可誦賅用不如掌故之詳明秦人所謂驢非驢馬非馬是爲嬴也

或曰掌故專書與人官綱領其詳略之例可得聞歟答曰六經其鼻祖也易爲周禮見於太卜之官三易之名

八卦之數占揲之法見於周禮所謂人官之綱領也然三易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書亦周禮也見於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見於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百篇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詩亦周禮也見於太史之官風雅頌之爲經賦興比之爲緯見於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三百篇自有專書則掌故也豈能盡述乎史志皆可例推故史志存其綱領而掌故別具其詳後史自宜師法其意庶不至於繁簡失當矣至區區書志雜次記傳年表之中勢不能爲杜佑之通典王溥之會要連牀充棟至於不可勝也是可以悟修辭之圭臬著書之大體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

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
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
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
逮夫子旣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
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
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
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
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
矣至於官師旣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
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
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

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

嘉業堂刊

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

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

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尙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眞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眞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眞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旣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

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
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
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周
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
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
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
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
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
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
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
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

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收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

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諸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諸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

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説矣即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

氏者又何在乎束晳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

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譁騙有卦見輟耕錄韡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讔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朱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朱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

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閒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旨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

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章氏遺書卷一終

嘉業堂刊